



卢浮宫博物馆的“胜利女神”。

那些年，走过的博物馆

文图 本刊特约撰稿 陈翠

维也纳音乐博物馆，
布满声音的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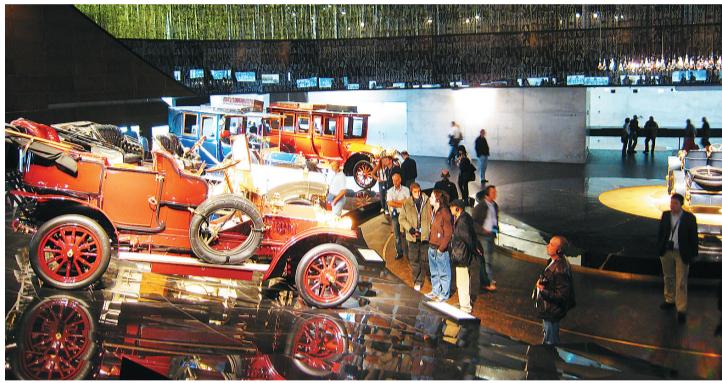
去欧美国家旅行，总少不了将博物馆规划上。细数这些年，走过不少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博物馆，有充满历史与文化的博物馆，有大杂烩的博物馆，有分门别类的音乐、瓷器、汽车、绘画、雕塑等博物馆……从最初的脚步匆忙、懵懵懂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到后来的闲庭信步、若有所思，只留感悟在心中。每一次的博物馆之行，都像一次去寻宝印证的过程，也许是印象中的画面转换成实物观感带来冲击，又或许是一次全新震撼的认识。

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集体跑向那幅名画

相比之前的博物馆之旅，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之行我算是有备而去。赶在开门前半个小时到达，提前打印了导览手册并圈好“镇馆三宝”在内的有名宝物的展区位置。一开门，不管来自何方、何种肤色的游客们，齐刷刷的动作就是朝着楼梯方向跑，这是在

是模拟胎儿在子宫里的各种效果，因为人第一次听到声音就是在母体里。

有一台机器，你将推拉杆不停往前推，屏幕上小人的舞蹈动作就越来越妖魔，拍打声也越来越剧烈，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超过耳朵的频率上限的声音，自然就听不到了。音乐本质是声音，声音体现为频率，这台机器将美妙的音乐和枯燥的物理联系到了一起，也给我上了一堂生



奔驰汽车博物馆的老爷车专场。

演练全体大逃亡吗？正面就迎来没有脑袋长着一对大翅膀的女神，这不是三宝之一的“胜利女神”吗？我正犹豫是否停一停，旁边的友人提醒我“快跑，先看《蒙娜丽莎的微笑》”。我方才回过神来继续前进，人群涌动的方向就是我前进的方向。穿过大长廊再右转到一个小房间，大家开始停下了脚步，也安静了下来，《蒙娜丽莎的微笑》就在眼前了。

隔着围栏隔着玻璃，加上周围总是密密麻麻簇拥的人群，很难说能静下心来欣赏一下它的美。它是世界绘画第一名作，关于它，有小说《达芬奇密码》里微笑之谜的解密，有蒙娜丽莎原型人物的各种猜想，还有关于“神秘微笑”的不同见解……这也难怪，所有人到了卢浮宫，排着队也要过来膜拜一番。

后来看了《蒋勋的卢浮宫》，才知道原来全世界的游客都这么跑过。美国人先跑，日本人跑，接着韩国人跑，现在轮到我们中国人在跑。在大家刚开始认识外面世界的时候，总是充满好奇的，想以最短的时间看最多的东西。当年游卢浮宫时我刚踏出国门，刚接触西方的文化，这样的行为也不足为怪；多年之后游大英博物馆时，年纪也大阅历也多了，才渐渐明白人即便是终其一生也看不完这些宝物，慢慢来，挑自己感兴趣的看看，也就不虚此行了。

维也纳音乐博物馆： 快把你的耳朵叫醒

维也纳的每个角落都洋溢着音乐的气息。维也纳音乐博物馆，六层的小楼与大型博物馆的规模相去甚远，用“音乐之屋”来形容它似乎更为贴切。

穿过一层明亮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展厅，我上了二层进了一间黑漆漆的小屋。中间的屏幕上除了几道暗光，啥也看不出来，阴森森的氛围，整个人一下子就变得很警惕起来。走近看了介绍，又细细地研究了一番，原来这里

动的物理课。另外一面墙上，有风、海、雷等大自然的声音，还有地铁、码头等人类创造过的文明声音，这就像个声音的大殿堂，又像是座科学的大迷宫。赶紧把耳朵叫醒，这的声音实在是太奇妙了。

继续往上一层，怎么只有海顿和莫扎特这“双杰”，另外“一杰”哪去了？难道是因为贝多芬不是奥地利人就不列其内了？为啥被称为“维也纳三杰”，因为在短短几十年内，在维也纳将西方古典音乐发展壮大起来。看到海顿一生创作上百部曲目，英年早逝的莫扎特也有几十部，真是应了那句“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天才也需要勤奋与努力的。

接下来“虚拟指挥家”的表演开始了。我在指挥台一立，指挥棒一挥，屏幕上的交响乐队一动，世界经典名曲《蓝色多瑙河》响起来了。我宛如一大指挥家在指点江山，结果不到半分钟，屏幕上的一小提琴手站起来，冲着我嚷嚷了几句，表演就这么结束了。刚才那小提琴手是在控诉我指挥得太烂了吗？必须再来一次！在尝试了三四次后，我才慢慢摸清规律，只有将节奏控制在相对平衡的范围内才能让表演继续下去。一会大臂一挥，一会小幅点动，脑海里大指挥家那些潇洒的动作就请自动过滤掉吧。小心翼翼，保持平衡，总算把一首乐曲给指挥完了。顿时掌声四起，屏幕上的交响乐团成员全体起立，鞠躬，撒花……在这个有不同“音乐的风景”的博物馆里，了解声音，感悟音乐，当一把指挥家，体验远比观看本身更有乐趣。

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博物馆： 激情与速度的碰撞

想快速地了解汽车的文化，逛汽车博物馆是个不错的选择。“B”字打头“Y”字加圆圈的标示，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汽车的品牌，所以在德国，我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斯图加特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博物馆。这是一栋玻璃和金属相间的六层大楼，满满的高科技感和超现代感，跟汽车的主题还是蛮登对的。

先把时光的指针回转，把大树的年轮刨去，让我们穿越到1885年。在这一年，奔驰先生在马车外形的三轮车上装上了发动机，也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也在同一年，另外一位叫戴姆勒的先生发明了第一辆摩托车，外形跟今日的摩托车真的挺像。到底谁才是“汽车之父”呢？也别争来争去了，因为几年后两人连袂创立了“戴姆勒-奔驰”公司，江湖上也再无伯仲之分。

至于后来“戴姆勒-奔驰”怎么又换成了“梅塞德斯-奔驰”，听起来是个美丽的故事，一个伟大的父亲将女儿梅塞德斯的名字加到他新入股的公司名字里，以表达最诚挚的父爱。当年这个姑娘肯定没想到，百年后她的名字传遍全球，以她冠名的这家公司的产品改变着人类一个多世纪以来出行的方式吧。

博物馆另一层有外形各异的老爷车，华丽的真皮座椅，镀金镀银甚至是嵌象牙的方向盘，炫亮了我的眼，也惊艳了我的心。它们都不是简单的车，有时代感的它们有着自己动人的小故事。除了看一看，还应停一停，按下按钮来，听一听。

但相比之下，我更加喜欢那一堆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公交车们。色彩绚丽带有涂鸦的阿根廷



世界上第一辆汽车——马车外形的三轮车。

公交车，三四十年代美国西部片里的短途巴车，旅游观光专用的双层敞篷巴士车，现在依然跑在德国街头的现代公交车……它们没有老爷车那么优雅，没有小轿车那般流线的设计，更没有跑车那些顶级的动力，但它们简单大方，安全可靠，朴实中还微微流露出德国人精致的细节。回想我在德国每天乘坐奔驰牌公交车上下班的日子，经常会遇到一些坐轮椅的残疾人，仅靠公交车的升降台阶就能轻松坐着轮椅上下车。这人性化的细节考虑，自动化的机械装置，不由让人称赞。

在另外一层，大弧形的赛道上，有狂奔的赛车，有急速的轿车，就连卡车们都疯狂起来。它们是真的在你追我赶，还是这动感十足的赛道给了我的错觉？奔驰汽车博物馆又一次变换角度，在给我们呈现它们的汽车文化。就这样，我有时看看车的样子，有时听听车的故事，有时想想车的体验，不知不觉就过了大半天。真是饱了眼福，开了眼界，又涨了知识，不失为一趟别开生面的博物馆之旅。■